

时间的分量

知 言

周末给儿子称体重，16斤8两。比4个月前刚刚出生时，沉了将近10斤。难怪近来抱他时常会觉得手臂酸痛。

从前称体重，只会关注数字。而这一次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儿子正在不经意间长大，时间转化成了他增加的体重。

儿子是幸运的，他的成长有很多人陪伴——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、爸爸妈妈。

记得他刚出生时，小小的，软软的，我和他妈妈谁都不敢抱，不知道该怎样跟这个娇弱的小家伙打交道。

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小心地抱起了他。从他出生那天起，哄睡、喂奶瓶、出去玩儿……这些本应该由父母完成的事情，4位老人事无巨细地代劳了。

生命在长大，时间却跑得快。

以前总会把“时间在指缝中流走”这句话挂在嘴边，但其中的深意从没细想过。直到发现孩子在不经意间长大，才突然体味到这句话背后的感伤——时间在流逝，父母也在变老。

记忆中，年轻时的父亲很严肃，话也不多。那时候，总感觉他是一座翻不过去的大山，刚强而又威严。

而今却慢慢感觉到，父亲也变得需要被照顾了。他开始习惯征求我的意见，会经常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，并乐于找我帮忙。“有空的时候帮我看看……”就这一句话，让我感觉自己要开始负起对这个家庭的责任了。

时间的魔力在于让人懂得珍惜。就像我不经意地发现儿子在快速长大、父母在慢慢变老。

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。有些时候，我会忍不住去想，当我老了，老到像父亲这个年龄的时候，站在晚辈面前，他们大概也能体会到我现在的心情吧。

时间会为我们带来一些东西，也会夺走一些东西。但只要我们能彼此牵挂、照顾、陪伴，匆匆而过的时间就有了意义和分量。



“进了门就是一家人”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 
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

黄骅市旧城镇东田马闸口村，一座稍显破旧的农家小院里，10多岁的王悦承和弟弟王悦博，依偎在王德兴、刘桂英夫妇怀里，争着要把自己的零食塞给爷爷、奶奶吃。

这是这家人稀松平常的一天。四五年來，就算日子再紧，欢笑声也没缺席过一天。

其实，80岁的王德兴和69岁的刘桂英，并不是这两个孩子的亲爷爷和亲奶奶。

王悦承8岁那年，妈妈和爷爷相继去世，奶奶神志不清，家里欠了一屁股债。为了还清欠款，爸爸只身去到外地打工，一连几年鲜有音讯。

王德兴与王悦承的爷爷是亲哥俩儿，眼看着两个侄孙子无人照料，瘦得皮包骨，他和老伴儿心疼极了，主动将他们接回了家。

那年，弟弟王悦博才5岁，隔三差五生病，晚上经常尿床，根本离不开人。为了照顾这小哥俩儿，老两口儿常忙得脚不沾地。而他们自己家的难处也不小。儿子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，落下了神志不清的毛病。夫妻俩花光了积蓄，又借了不少外债，病情才有所好转。几年前，儿子结婚生子，紧巴了多少年的日子好不容易缓和一些，可当看到两个侄孙子受苦的样子，老两口儿还是决定帮一把。

这些年，日子再紧巴，王德兴夫妇在吃穿用度上，从没亏待过两个孩子，学习上更是在意。每天骑三轮车送他们去上学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从没迟到过一次。“进了门就是一家人，日子紧点儿无所谓，学习可不能耽误！”刘桂英说。

如今老两口儿年龄大了，身体添了不少小毛病，干起农活来也越发吃力了。村“两委”为他们提供了公益岗位，乡亲们也是有力出力，帮了不少忙。

在所有人的关心下，两个孩子都非常孝顺，学习也刻苦。

对于未来，刘桂英只有一个愿望：“希望这两个孩子平安健康，过上幸福的日子。”

对孤寡老人的救助，刘丽艳更愿意成为雪中送炭的那一个，而非锦上添花。

10年前，她在网上发出了关爱孤寡老人的倡议，并成立志愿者团队。此后的3600多个日日夜夜里，团队成员从最初的五六个人增加到300

多人，100多位孤寡老人找回了家的温暖。

一百多位孤寡老人的女儿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刘艳菊

窗外秋雨连连，刘丽艳6岁的小女儿自言自语道：“不知道班奶奶回到宁夏还适应吗？我有点儿想她了……”

刘丽艳一时竟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——这个问题在她心里也装了许久。

84岁的班白花是肃宁县援老志愿者协会帮扶的第一个老人。10年来，刘丽艳每隔两周就会带着孩子前去探望。对她来说，班白花早就是自己的家人了，在小女儿心里更是如此。

相聚与分离

39岁的刘丽艳是肃宁县城关镇东关村人，和朋友在肃宁县博天创业孵化基地经营了一家传媒工作室，也是肃宁县援老志愿者协会的发起人、协会秘书长。

2月6日，春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休息日。她从班白花家走出来，心里五味杂陈——

“班妈妈”告诉她，已经和老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亲戚联系上了，很快，他们就接她回去……

班白花早年嫁来肃宁，老伴去世后，无儿无女的她一直独自生活。这些年，是援老协会的志愿者，让她感到了家的温暖。

“班妈妈”能够落叶归根，刘丽艳打心眼里替她高兴。可一想到路途遥远，这一别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了，她心里又空落落的。

援老协会成立10年来，这种分别，刘丽艳经历过很多次，每一次都让她百感交集，“说不清高兴和不舍哪个更多些。”

时间回到10年前，那时，刘丽艳还是肃宁县人民医院的一名电梯管理员。

工作中，她总会看到一些老人独自来看病。老人们形单影只、困难无助的样子，让她心疼。刘丽艳便经常主动引导这些老人就医。

那些年，肃宁县相继涌现出一大批爱心团体，有关困难家庭的，也有救助贫困学生的……这些爱心组织的出现启发了刘丽艳，她



来新疆轮台那年，李莉的小儿子才8岁，她带着儿子一起援疆支教。

儿子对新环境不适应，刚到没几天就得了急性阑尾炎。即便如此，李莉也没后悔来到这里。

飘到天山脚下的蒲公英

教师节快到了，李莉又收获了一项新荣誉——她被评为轮台县支教（援疆）先进个人。

2019年12月，43岁的沧州市民族中学英语教师李莉，以援疆教师的身份，来到新疆巴州轮台县第一中学。

一年多时间里，她被沧州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授予“先进工作者”称号，又先后被评为轮台县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优秀教师”。她化身成一朵蒲公英，从渤海之滨飘到千里之外的天山脚下，把知识和爱播洒给那里的孩子们。

第一堂课

从教24载，援疆始终是李莉心中的一个梦。当得知有机会实现它的时候，李莉义无反顾地交上了申请书。

沧州与轮台相距3348公里，横跨两个时区。许多人都劝她：“两地距离这么远，还是别去了，在哪儿上课不是上？”

但在李莉心里，“人生在世，总要做一些能够拓宽生命宽度的事情。”既然做出了选择，任何空间上的距离都只是一串无意义的数字。真正值得她去思考的，是如何当好一名支教老师。

在第一堂课上，她给学生



刘丽艳慰问孤寡老人



刘丽艳和她的两个婆婆

也想成立一个专门帮扶孤寡老人的爱心团队。

很快，刘丽艳就在网上发出了倡议，并建起援助孤寡老人QQ群。

可这片好意并没有换来所有人的认同，有人挖苦她：“自己都没活明白，还有闲心管别人！”

刘丽艳也不反驳，再去帮扶老人，就带上对方一起。对方去了几次，每次都揉红了眼窝。

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

在刘丽艳的带动下，同行的人从当初的五六个，增加到300多个，既有肃宁本地的，也有长期在北京、上海生活的。每次组织活

动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先后帮助了100多位孤寡老人。

2014年3月，经肃宁县民政局注册，肃宁县援老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，刘丽艳任秘书长。她暗暗许下承诺：做就做雪中送炭的那个人，而非锦上添花。

从那天起，肃宁县先后有100多位孤寡老人的大门上多了一块写着“肃宁县援老志愿者协会帮扶户”的门牌——每半月，志愿者来家里一次；4月，有志愿者带着他们去体检；5月，大家一起到县城逛公园……到了春节、重阳节、中秋节等传统节日，孤寡老人的家里就更热闹了。

不仅如此，刘丽艳还为这些孤

寡老人发了“帮扶联系卡”，上面印着志愿者的联系方式。

刘丽艳说，有了这张联系卡，孤寡老人一旦遇到困难，能随时联系到志愿者。

2020年春节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，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。村庄、小区相继封闭，人们纷纷减少外出，以降低被感染的风险。

“大家闭门不出，年轻人还能在网上买到生活必需品，可那些孤寡老人怎么办呢？”刘丽艳就和协会骨干成员马涛联系当地一家市场的经理刘红凯，组织志愿者为孤寡老人送菜。

今年3月，肃宁县城关镇南赵庄村76岁的杨多花，老伴儿因病去世。老两口无儿无女，只留下杨多花一个人孤独无助。刘丽艳得知情况后，每天都和志愿者来陪伴杨多

任，这才知道，穆凯代斯的弟弟得了白血病，姐弟俩需要做骨髓移植，但因为家里没钱，手术只能一拖再拖。

默默地，李莉拿出一部分工资，又在朋友圈里募捐，帮穆凯代斯的弟弟凑了一部分手术费。

为了照顾穆凯代斯的自尊心，李莉始终没有向她提起过这件事，只是三天两头向她的班主任了解情况。当得知手术成功的消息后，她高兴的脸庞仿佛一朵盛开的雪莲花。

心里的刺

对待学生，李莉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
李莉有个学生叫拜合提亚尔，他基础不错，但成绩稍微差了些，李莉经常为他补课，时时关心他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李莉无意间在拜合提亚尔的作业本上看到“李拜合”3个字，她扑哧一声笑了。她知道，这个“李”代表的就是她自己。

在学生们面前，李老師永远是喜笑颜开的样子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为了能留在轮台支教，李老師经受过怎样的痛。

李莉有两个儿子，来轮台那年，小儿子才8岁，大儿子即将高



李莉和她的维吾尔族学生

绍自己的家乡，讲沧州1500多年的建州历史，讲杂技、武术、铁狮子，还有火遍全国的名吃火锅鸡。

“我想让学生们更了解我，更想在他们心中埋下一颗好奇的种子，激励他们刻苦学习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李莉说。

爱的鼓励

“对学生们来说，再小的进步，都值得老师用心去表扬！”李莉一贯如此。

她在班里做了一面表扬墙，学生们学习成绩进步了、课堂纪律变好了、回答问题积极了……无论在哪个方面取得进步，她都会公布在

表扬墙上，并发到家长微信群里。

在轮台，李莉负责两个班级的英语教学，一共有97个学生。很多学生都获得过李老師颁发的奖品，一支笔、一个本或是一块橡皮，每个奖品上都有一个“奖”字。

虽然不贵重，但学生们都以获得奖励为荣。

李莉关心每一个学生。有一次期中考试，维吾尔族学生穆凯代斯缺考了好几门。李莉找她谈过几次，可小姑娘始终没有说明原因。

在李莉的印象里，穆凯代斯是个温柔可爱、遵守纪律的孩子，这次缺考一定有什么原因。

她又找到了穆凯代斯的班主

考。

为了方便照顾，她带着小儿子一起来支教。

轮台气候干燥，成年人到这里尚且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，更何况一个孩子？

小儿子来轮台没几天就得了急性阑尾炎，输液治疗了一个多礼拜，才有所好转。

看着儿子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，李莉心疼极了。

可即便如此，她也没后悔来到这里。只是一个劲儿地责怪自己，没有照顾好孩子。

小儿子在轮台生活了1个月，始终适应不了这里的环境。李莉只好把他送回沧州，可心里却纠结得很——既想陪伴儿子长大，又舍不得让他跟着自己受罪。

分别那天，小儿子哭着求她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一起走……”

李莉抱起小儿子，安慰道：“妈妈在这边给你种最爱吃的小白杏、哈密瓜，到时一起带回家……”

飞机起飞了，李莉望着天空，直到看不到飞机的影子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